



诗情入梦渭水悠

■赵利辉

我的故乡陕西省宝鸡市，是一座《诗经》里的城市。

每次回到故乡，我都要去渭河（古称渭水）边走一走。河边的公园，新修了一条水街，名曰“诗经里”。在临河的茶馆里喝着罐罐茶，听一出秦腔折子戏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。河边立有一块大石，镌刻“在水一方”四个大字。一片苇塘，茫茫苍苍，散发出一种幽远的古意。两个船工在苇塘边闲聊（闲聊），年轻的问：“你在船上弄撒（啥）哩？”老船工说：“闲打浪哩。”“噢呀，一把年纪了，还胡浪哩？”年轻人嬉笑道。老船工说：“周文王娶个花新人，迎亲那天渭河上浪打浪哩！人活世上咋个能不浪呢？”江湖野话只可意会，老船工说的，却是他祖先传下来的故事：殷商时期，帝乙为了笼络西伯侯姬昌，决定将胞妹嫁给他为妻。姬昌从朝歌迎亲归来，就是从宝鸡岐山山地界渡的河。

渭水发源于甘肃省渭源县的鸟鼠同穴山。古书上记载，大禹到了甘肃，听得这山名甚奇，便问：“何以叫鸟鼠同穴山？”土人领他到山顶，果然看到许多地穴。穴入地三四尺，鸟在外，鼠在内，相安无事。山沟中泉水汨汨，汇合为一股大水，横冲直撞到山下，四处泛滥。大禹决心疏导渭水，他拿着插（古同“插”）和百姓一起同甘共苦……在他的治理下，河水循了正规，一路向东，流入大海。

在西周，渭河两岸就是诗歌的发源地，文王“宅兹中国”，唯有此地才会产生诗。

茶馆的粉墙上，挂了几幅书法家的墨宝，写的都是《诗经》里的句子。读着诗，恍恍惚惚，我眼前幻化出一场文王迎

亲的大戏。

姬昌归来那天，西岐大雨滂沱，河水猛涨。老船工在河堤上看水，水涨叫“上天了”，水落叫“河塌了”。每年水落后，渭河滩就会结一层厚厚的淤泥。时间久了，土层板结成块，愈来愈厚。再发大水时，沙随水走，而土块坚硬，难以迅速化成泥浆；土层被洪水掀翻起来，如同冰块一般漂浮在河面。土块或立或躺，互相追逐着，滚滚向前。两岸人把这情形叫作“小鬼翻滩”。

老船工眼见“小鬼翻了滩”，把姬昌的迎亲队伍阻在了渭河南岸，他忙喊大伙儿赶紧划船过去。然而河面上浊浪打着浊浪，急切不得过河。这时候，对岸传来一个女娃的歌声，雨声太大，听起来飘飘渺渺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

……”（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）歌声把船工们的心挠得象猫抓。

雨势稍小些了，船工们看见南岸的苇荡中摇出一艘小船来，女娃们拥着一个衣着华丽的女子。而后，女娃们和她一起上了另一艘小船，也顺岸而行，试图渡河过来。突然，一个大浪把小船打退回苇荡中。船工们担心着，许久，歌声才传了过来：“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跻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坻……”（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）

大雨终于歇了，“小鬼翻滩”渐渐消停下来，河水塌了下去。船工们奋力划出一条水道，划到河中的瓜滩才看清，姬昌和新人已然站在了一艘大船上，后面船连着船，船队正顺风顺水驶过来。乌云散开，云缝中射出一道道紫光，人们的心情好了许多。女人们在水面捞着什么，更有几匹马打起响鼻，抖动了脖子

上的铜铃。铃声提醒了大家，北岸围观的人们开始奏起琴瑟，祝福姬昌婚姻美满。河面上再次飘来女娃的歌声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……”（《诗经·周南·关雎》）

女娃们都是伴娘，她们故意唱那样的歌谣，勾起船工们的好奇心，让他们来看姬昌的新娘，来看她们化的新妆。歌谣给行吟的诗人听见，默记在心，传到了首都朝歌，又从朝歌流传到了大商四方。

姬昌府上，大厨们已擀好了面。自古以来，宝鸡人的婚礼酒席，就是搭席棚吃臊子面。大厨擀臊子时，先将肉切成小丁块，搭配上菜籽油、辣子、酩醋，温火烧熟；然后调汤，配上硬豆腐、鸡蛋皮、黄花菜、木耳、地软等，最后撒上漂菜。大厨擀的面薄、筋、光，调的汤

酸、辣、香。一切就绪后，迎亲的队伍归来了，马上大开筵席。臊子面的吃法相当讲究。第一碗面，主人要先端到门口“泼汤”，敬完天地和祖先才开席吃面。人们井然有序进入席棚，宾客先长后幼坐定后，本族人才能入席。席口排序为男长辈、次辈、晚辈，最后是妇女。周礼源远流长，始终贯穿在宝鸡人的衣食住行中，婚礼上安排稍有不妥，人家就会笑话：“这家今儿个把汤漾咧！”

然而，姬昌的婚礼上，人们只顾低头吃面，不喝汤，碗里的剩汤要倒回锅里去。这是因为大家吃的臊子是蛟肉做的。那还是不久前，姬昌率领部族去渭河畔打猎。斩了一条大蛟。蛟肉美味可口，且能医治百病，老百姓都想尝一口。姬昌想，要使上万人吃上蛟肉，确是一件难事。于是，他命令厨师将蛟肉剁成碎块，煨成臊子，放入一口很大的汤锅里，规定大家只许吃面不能喝汤。就这样，所有人都尝到了蛟肉的滋味。因此，岐山臊子面又叫作“蛟汤面”，西岐人更把吃臊子面视作团结和睦的象征。

臊子用陶罐密封了，能存放数月，姬昌家里还剩些蛟肉臊，人们想再吃上一回。婚礼上，他们唱起祝福歌：“戚戚兄弟，莫远具尔。或肆之筵，或授之几。肆筵设席，授几有缉御。或献或酢，洗爵奠斝。醕醢以荐，或燔或炙。嘉肴脾臄，或歌或骂……”（《诗经·大雅·行苇》）

大戏徐徐落幕。模模糊糊间，我听见茶馆服务员说：“乡党醒醒，我们店要打烊了。”我睁开眼问他：“刚才，我是不是睡着了？”服务员埋怨说：“可不是么，你得是浪乏了，梦见吃臊子面了？看你！涎水流了一胸膛！”



玩雪去

孙世华摄

闲思随笔

■马俊

冬日经过荷塘，瞥见一池残荷，我不禁停下脚步。向着荷塘靠近的时候，一股萧瑟冷寂之气扑面而来，如入悲壮惨烈的古代战场，仿佛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厮杀，透着精疲力尽的倦意和弹尽粮绝的颓然。难怪词中说：“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。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”

西风烈烈，残荷十万。这铺天盖地的苍凉与寂寞，简直要把人吞没。我想，如果在冬日荷塘呆久了，情感再粗糙的人也会悲从心中来，说不定还会留下几滴清泪。可就在我与

荷塘零距离接触的时候，我的手触摸到一茎枯枝，那触感让我想起老祖母的手，沧桑而宽厚，瘦硬而温情——我心中那种寂寥苍茫的心绪忽地一扫而光。冬日残荷并非枯萎衰败的代名词，它有盛放之后归于简约的安宁，有繁华之后归于清寂的洒脱，也有辉煌之后归于平凡的淡然。

我的脑海中闪过荷开万朵的盛大场面。那时的荷塘周围挤满了人，大家围着接天莲叶、映日荷花啧啧称赞，仿佛在赞叹世间奇迹。那时的荷塘，就像镁光灯下的舞者，华彩绽放，魅力倾城。人们拍照、录像、绘画、写诗，恨不得把盛开的荷的

每一个细节都放大无数倍，展现她的盛世美颜。

即使到了秋天，荷塘也不至于太过寂寞。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是富有诗意的画面，秋雨如泣如诉，对着残荷唱起一首诀别之歌；秋荷枝枯叶黄，回应着秋雨的挽留。秋日残荷之美，在于凄清，也是值得品味的一景，难怪《红楼梦》里那么孤傲的林黛玉也喜欢这意境。

可冬天的荷塘，就转入了另一番境界。当然，这种转变是有秋日残荷做铺垫的。当凄清孤绝的气氛到了极致，冬日残荷就呈现出磊落豁达之风。如果之前的荷塘可以用工笔来描摹，冬日荷塘则完全成了水

墨写意。繁华落尽，枯叶凋零，枯枝横斜，偶有枯萎的莲蓬蜂窝一般突兀而立。西风呼啸，枯枝败叶在风中狂舞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整个画面有太多留白，泛着冷气，透着静气，意蕴无穷。离我最近的枯枝，依旧昂然立于风中，保持着最后的倔强。它是在与季节抗争？可就在我转身的瞬间，我发现它并非是抗争的模样，而是淡然甚至有点悠悠然的姿态——它是在与季节握手言和呢！

每一株植物都是有灵性的，它们深谙季节的密码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呈现什么样的姿态。荷这种植物尤其智慧，它的生命过程简直就是一道哲理

诗。盛开时极尽妖娆妩媚，极尽浩荡繁荣，待到枯萎的时候，又毫不纠缠留恋。残荷那样果敢干脆，那样决绝壮烈——曾经遭遇风雨，曾经承受磨难，曾经热烈繁华，曾经倾情绽放，曾经全心付出，所以无怨无悔，你看它们迎着冬日的风，在荷塘里舞出别样的风采，尽显豁达与超然。

我知道很多画家喜欢画残荷，比如齐白石。据说他年轻时并不喜欢画残荷，后半生才开始画。这种心态并非画家专有，我们亦是如此。年轻时谁不喜欢美艳动人的盛开之花？人生渐老，方能品出残荷的味道。